

云飞 著

怒剑狂侠



第十四章

其余三人也低下了头。大家心中都很明白，那一剑的位置正好对准右心中脉，假如真刺进去，仙丹灵药也救不了她了。

虽然杜素之也还了一手漂亮的，可是事完之后，依然一无所知，他们自居前辈，怎么也不好意思在两个年轻人面前再说出那种扯直平手的话来了。

夏侯杰见杜素之自动认输了，倒是十分为难。不知该如何启口打破这个僵局。风无向拱拱手道：“前辈及时收手，才保得晚辈一条命，如不论胜负，前辈这份心胸是晚辈万万及不上的！”

杜素之仍是不开口，苏牧一声大笑道：“算了！算了！我老苏在削断指头时，已经认输了。长江前浪推后浪，自古英雄出少年。我宁可败在年轻人手里，总比折在同辈的老家伙手里痛快一点，而且刚才那一剑并不是风老弟高明。真正算起来，高明的是夏侯老弟，他后发先至，洞烛先机，不但挡开了那一剑，还挡开了三个人的兵器，心相手法，实在值得佩服。”

风无向连忙道：“夏侯兄为本届剑会盟主。以剑法而论，堪称天下第一人，晚辈那点功夫自然瞒不过他了！”

苏牧笑道：“杜大姊！你听见了吧！我们栽在宫天侠弟子的手中，你总该好过一点吧！”

杜素之脸色略略和缓一点。但仍是冷冷地道：“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，收拾家伙回北海去吧！”

夏侯杰连忙道：“杜前辈，请您看在家师的份上，帮我们一个忙，带我们去见见万里追魂。”

杜素之道：“你自己本事那么大，还要我们帮什么忙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万里追魂狡猾异常，我们想见他不容易，只有靠您带着才能见到他！”

杜素之冷笑一声道：“他假如真那样狡猾，我们带着也未必能见得着他！”

夏侯杰将手中情剑塞在她手中道：“我们解除武装，他就不再怀疑了！”

杜素之倒是一怔，对那柄情剑看了一眼道：“古白龙叫我们前来就是为了这柄剑吗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他邀请四位时，可能是为了这柄剑。它原是一位侠女所有，可是，万里追魂北上邀请四位时，那位侠女将剑送给了我，不过现在他的目标不是这一柄，还有一柄神剑比它更好。”

杜素之奇怪地道：“还有更好的？”

夏侯杰点头道：“是的！那柄剑就在这古墓中，已为原主所得。万里追魂借重您的蛟鲛网，实在是为了想得到那柄剑，我们就是为了阻止他而来的！”

杜素之皱起眉头道：“你把我弄糊涂了。”

夏侯杰连忙道：“现在没时间说清楚。等见到万里追魂后，自然会明白的！”

杜素之沉吟片刻才道：“你把这柄利器交给我能放心吗？也许我还不给你了呢？”

夏侯杰一笑道：“听家师说起四位高人义薄云天，晚辈绝对放心！”

杜素之忽地一笑道：“也许你太容易信任人了。古白龙邀我们前来的条件就是以一柄神剑为酬。我本来还不太放心他会这么大方，现在知道有两柄神剑，我才明白他为何这样慷慨了！走吧！我带你见他去！”

此言一出，不仅风无向神色大变，连她同伴三人也都为之愕然不解，苏牧大叫道：“杜大姊！你不能这样！”

杜素之一手持网，一手持剑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，难道你们不是为着这柄剑而来的吗？”

苏牧道：“虽然原先的条件是这样讲好的。可是，现在情形不同了，剑主是宫天侠的弟子……”

杜素之哈哈一笑道：“鬼才相信。宫天侠的本事跟我们差不多，他怎会教出这么高明的徒弟？”

那三人俱都一怔，杜素之已经绕着石墓的右边走了。风无向追上去，夏侯杰却将他拉住了，风无向初犹不解，继而想到梅铁风正守在这边。假如杜素之要将剑带走，梅铁风一定会拦住她的，遂也放心下来！

苏牧从后面追上来道：“杜大姊怎么变了。老弟，你放心吧，有我们三个人在，绝对不会让她骗了你！”

夏侯杰从容地笑道：“没关系，一柄剑的得失无关轻重，您四位还是不要伤了和气！”

苏牧大叫道：“什么和气不和气，我们四个人在一起，完全是本着道义二字，她若是做出这样的事，我老苏第一个就不饶她！”

说着匆匆地追了上去，萧近化一言不发，吴奎则是带着

一脸的惶惑，一面用手扳开被削断的铁练，将捕兽夹接了上去，一面匆匆地追着。

夏侯杰与风无向绕过石墓，不仅没见到梅铁风，连原先守在墓前的梅杏雨也不见了。风无向更为惊慌地道：“她们上哪儿去了？”

夏侯杰略一沉思，才脸色庄重地道：“我们不该分开的，她们恐怕已经遭了万里追魂的算计……”

风无向急道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，我们就在附近，怎会连一点响动都听不见。尤其是梅铁风，她手中持着那柄神剑，谁能动得了她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万里追魂是个厉害的角色。他不一定要正面出手劫夺，任何手段他都使得出来！”

风无向道：“这更糟了，你不该把剑交给那个女人的，现在两柄剑都被他们得去了？”

夏侯杰从容地一笑道：“这没关系，神剑自有其主，不该得到的东西，到了手也未必能保得住！”

风无向一怔道：“夏侯兄！我知道你的武功高明。可是这一次不同了，在泰山剑会上，徐文长是不知道你身怀绝技的，才让你把剑夺了回来，现在他们不可能再给你机会！”

夏侯杰依然笑着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徒急无益。吉人自有天相，我们还是闯着看吧！”

前面的四个人已分成两组走出老远。苏牧在杜素之旁边大声吵着，几乎要动手拼命，吴奎与萧近化则默默无言地跟在后面。

风无向又道：“这四个人里面只有那个黑海牧神比较忠厚，其余的都靠不住！”

夏侯杰淡淡地道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在没有真正了解他们之前，下论似乎言之过早！”

风无向见夏侯杰始终都是那份纵容不迫的样子，只好愤然道：“夏侯兄，我不知道你心里究竟在打些什么主意。姓风的既然交上你这个朋友，这条命就卖给你了，随你怎么安排吧！”

夏侯杰却正色道：“风兄言重了！我们十年苦熬，好不容易学来这一身武功，万不可如此轻生，死当重于泰山，才能表现生命的价值！”

风无向道：“夏侯兄既然知道生命之可贵，刚才便不该把防身的利器轻易交给别人！”

夏侯杰笑道：“利器并不足恃，胸中常存正气，比什么都力量。孔子曾有言：‘自反而不缩，虽千百人，吾往矣。’就是这个道理，风兄出身佛门，想来佛家的经义，也有着相似的典语！”

风无向道：“道理是道理，事实归事实，兄弟行走江湖，却不敢本着佛的心肠去行事！”

夏侯杰一笑道：“道理之所以能为人接受，必有它的力量存在。风兄之所以不敢行之，就是因为对它的信心不够。任何一种力量都必须去信仰它，才能体会到它的存在！”

风无向手指着远处一座假山道：“夏侯兄能光凭着信心将它一脚踢开吗？”

夏侯杰随手拾了一枝小树道：“风兄能将它拆断吗？”

风无向接过来一拗两断道：“夏侯兄还有什么大道理赐教呢？”

夏侯杰笑道：“拆枝固易，因吾心信其可行，踢山非难，

实吾人自信之不足！”

风无向默然片刻道：“夏侯兄，我在少林习艺十载，家师苦心孤诣，反复喻解。我还自愧顽石不化。因此，家师才认为我尘心不绝，没有给我剃度，今天只听你讲了一个道理，我竟觉得比家师十年教海的感受还深……”

夏侯杰哈哈一笑道：“幸亏我不是佛门弟子，否则今日空山多一孤僧，人间少一豪侠了！”

风无向讷然道：“夏侯兄，我是真心话！”

夏侯杰笑道：“我也是真心话，人间到处是净土，何必一定空山静寺。修心不必剃度，礼佛何须戒持，杀生固为罪孽，除恶亦为功德，什么样的人，就什么样修善，你我既然学了这身武功，唯一的责任就是以暴止暴，只要我们不堕善根，不持着自己的武功去害人，就尽到本分了！”

二人这一番高谈阔论，竟忘了身在险境面对强敌了，猛一抬头，已经来到了年厅堂前面！

书栏雕栋已残落不堪。可是，阶前的鸽翎蝠粪已扫在一旁，这证明刚经人收拾过。门口垂着一扇破旧的竹帘，挡住了里面的情景，风无向略作犹豫，夏侯杰却伸手掀帘跨了进去。

这是一所敞厅，空空的不摆一件家具，却满满地站了一大堆人。一边是梅氏祖孙，柳文佩与柳瑶红，赵千里，另一边则是方才见过的北海四异，另三个女子可能是崂山七鸟的三鸟，还有十几个高矮肥瘦的武林人物，正中间站着一个人，高瘦身材，脸罩重纱。

夏侯杰与风无向都是很细心的人，一看厅中的情状，就知道梅铁风等人受了禁制，奇怪的是不知道他们受了什么

禁制，身上既没有受伤，也没有加以捆绑，更不象是被制住了穴道，因为他们还能做一些细微的动作！

不开口，不眨眼，但是思想与意识并未混惑。夏侯杰等人进来时，他们每个人的眼中都有着显明的焦灼！

夏侯杰与风无向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知道已身入险境，倒是十分镇定，而且两人都明白这个蒙面人很可能就是万里追魂，却故意不理他。

他向杜素之道：“杜前辈，您说带我们来见万里追魂，大家当面一辨是非的！”

杜素之朝蒙面人一指道：“这就是！”

夏侯杰淡淡地一扫道：“不象他！万里追魂自称侠王。应该是个堂堂正正的人物，怎会如此鬼祟！”

杜素之冷笑一声道：“古白龙，你自己说吧！”

蒙面人道：“跟这种毛头小伙子对质，太降低我侠王的身份了！”

这是他第一次开口。声音与古墓中的那人听起来又不甚相似，而在夏侯杰耳朵里听来觉得颇为熟悉。

因此夏侯杰故意傲然大笑道：“万里追魂！你这个侠王是自封的，我的剑会盟主却是在泰山大会上公开争取来的，以身份而论，你还不配跟我说话呢！”

果然蒙面人受了激怒，大声道：“夏侯杰，你不要神气，泰山剑会我是不屑于参加，因为我根本没把那个盟主放在眼里，否则那有你的份！”

夏侯杰微笑道：“对了，我相信你是对那个名位没兴趣，因为参加剑会的各家代表都是顶尖人物，纵然武功不如你，不会象奴才一样地供你驱策，所以你只好在一些二流人物

与江湖败类中称雄。”

蒙面人冷笑一声道：“燕雀焉知鸿鹄之志！”

他身边的一个中年女子却悻然怒道：“夏侯杰，你凭什么说我们是二流人物！”

风无向不等夏侯杰开口已抢着道：“夏侯兄说的二流人物你们还不够资格，你们只能算是江湖败类！”

那女子神色一变道：“你知道姑奶奶是谁？”

风无向淡然道：“不知道。不过本少爷今天在大路上碰见了四头扁毛畜生，还剁掉了一对鸟爪子，我瞧你身上不带一点人味，想来总是那一路的玩意儿！”

蒙面人哈哈大笑道：“风无向，你这次倒是一猜就中。这正是崂山七鸟中的银燕林芳，她身后的是紫鹭江珠与雪雕何萍，听说你把范成江弄成残废了，她们正想找你报仇呢！”

他的口气中对崂山七鸟也颇为不客气。银燕林芳的脸色不禁一变，鼓起怒目正欲发言。蒙面人却在面罩下透出一声冷笑道：“林芳，我这样说你们可是不服气！”

林芳顿了一顿道：“属下不敢！”

蒙面人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不必强嘴！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不服气，这可不能怪我对你们不客气，本来我对你们崂山七鸟十分器重，可是这次你们误了我多少事。我叫你们把这两个家伙引得远一点……”

夏侯杰微微一笑截口道：“万里追魂，这倒不能怪他们，那四个家伙的确已尽了全力，只是你选错了……”

蒙面人道：“我晓得他们的能力不足以阻止你们，并没有对他们寄予太多的希望。可是，这些笨鸟们太差劲了，打不过走了也罢，却偏偏放了一只鸽子，把你们引到此地来，而

且正在紧要关头，害得我白白牺牲了好三个好手。差一点破坏了我的全盘计划！”

林芳低下了头，江珠却道：“少林的一个老和尚，武当的两个臭道士还能算好手，他们真要高明的话，就不会让一个后辈给宰了！”

蒙面人怒声道：“混帐！我说的好手不是指武功，若要论武功的话，我就不会选上你们了，你知道那三个人对我的作用有多大，为了争取他们我费了多少心血……”

风无向连忙道：“那些人对你有什么用？”

蒙面人干笑一声道：“这可宣布不得，好在我的神剑已经到手，要不要他们都没有关系了！”

风无向冷冷地道：“你不说我也猜得到，你无非是想利用他们的身份在我们两家掀起内乱而已……”

蒙面人笑着道：“他们有这么大的本事吗？”

夏侯杰平静地道：“少林武当都是名门正派，虽有一些不肖之徒混迹其间，但却动摇不了两家的根本！”

蒙面人点点头道：“还是你说话有点见地，那么你不妨猜猜我会怎样利用他们呢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你大概是叫他们公开在外面作些令人不齿的坏事，打击两大门派的清誉，甚至于进一步使天下武林同道群起责难，与两家为敌，造成混乱的局面！”

蒙面人似乎一呆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夏侯杰含笑道：“这太简单了，因为你网罗的都是一些败类，还能有什么好事！”

蒙面人鼓掌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这是我动了多年的脑筋，才想出这一个办法，却被你一言道破了。看来，你这小子倒

真是一个可造就之才！”

风无向似乎没想到对方的用心如此恶毒。怔了一怔道：“幸亏我今天将他们杀死了，否则其后果真不堪设想！”

蒙面人哈哈一笑道：“拍死一两头苍蝇就能防止一大块肉里长蛆吗？何况这些苍蝇已经叮过那块肉了！”

风无向立刻厉声道：“你不必再存妄想了，也许我们两家还留有一些不肖之徒，我已经知道了你的阴谋，将立刻通知两家掌门人清理门户，绝不让你的阻谋得逞！”

蒙面人轻笑道：“办法是好，不过如何把这些人找出来，倒是个大问题，他们的脸上并没有带着记号！”

风无向冷冷地笑道：“这一点不用操心，肉与蛆总是分得出来的，不管他们隐藏得多好，我一定有办法找他们出来，两家门人弟子虽多，能够兴风作浪的总不外乎是两种人，一种是看上去就靠不住的，一种是表现得特别好的，把这两种人集合起来，加以清除，我相信你就无所施为了，万里追魂，你还笑得出吗？”

蒙面人略顿一顿道：“你也不错，居然把后一种人也想到了，可是如此一来，岂不是连一些无辜的人也牵累进去了，你们两家的掌门人肯这样做吗？”

风无向道：“为了避免冤枉好人，自然有很多方法，譬如说把大家都集中起来，闭入静室，同时废去武功，叫他们养真修性，幸好我们两家都是修道人，这样做也是合情合理的措施，十年大关闭后，即使是那些受过你诱惑的人，也可以磨去邪念，改过向善了！”

蒙面人一呆道：“这一手果然厉害，我倒没有想到，看来唯一的办法是禁止消息传出去了！”

林芳连忙道：“侠王可是有意除去他？”

蒙面人点点头道：“我本来没有这个打算，现在被形势所迫，非如此不可了！”

林芳道：“属下等请求担任此职，以为范四弟报仇！”

蒙面人怒声道：“当然是你们动手，这件事完全是你们惹出来的，害得我必须公开现身！”

风无向毫无畏惧地道：“姓风的若是叫你们崂山七鸟给杀死了，就枉在嵩山习艺十载！”

林芳冷冷地道：“风无向，你不要卖狂，我们既然敢向侠王讨下这个差使，就有十成的把握！”

风无向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的把握不过是仗着一把透骨针，看看是否能伤得了我姓风的！”

林芳不禁一呆，蒙面人立刻叫道：“他怎么又知道了，看来又是范成江的鸽子出了问题！”

风无向冷笑道：“不错！我们不但截下了鸽子，而且还在字条上更改了一个字！”

蒙面人怒声道：“难怪鸽信上说他们将要来到，而他们实际上已经来到了，而且还分成两路潜人，弄得我几乎措手不及，林芳！这件事你们崂山七鸟要负全责，稍有差错，我唯你们是问！”

夏侯杰微笑道：“万里追魂！你对手下人太苛求了，他们完全是按照你的命令行事，并无任何差错，假如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的，也只是你的计划不够周详！”

蒙面人怒声道：“胡说！我的计划万无一失！”

夏侯杰微笑道：“你从盗用风兄的宝马开始，一路上使尽鬼计，想把我们引入歧途，可曾成功了？”

蒙面人一呆道：“贫衲……我……”

夏侯杰飞快地道：“苦果大师，你终于露出口风了，这个面罩还带着干吗？”

蒙面人怔了一怔道：“你以为我是苦果和尚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万里追魂，也知道你叫古白龙，苦果和尚也许只是你一个化身。可是你装和尚太久了，自然而然地养成口头禅，一下子忘不了。”

蒙面人发出一阵大笑道：“好小子！你果然厉害！我正在奇怪何以使你引我开口说话，原来暗地里在打这个主意。既然你拆穿了我的把戏，少不得要把真面目给你看看了！”

说完扯下脸罩，露出一张白晰的脸庞，剑眉朗目，隆鼻短髭，年轻约摸四十五六，长相非常俊逸。

唯一的缺点是他的嘴角深抿，那表示他的生性阴沉，再者就是眼角里常闪烁着一一种慑人的寒光。

夏侯杰凝视他片刻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他淡淡一笑道：“万里追魂古白龙！”

夏侯杰又道：“苦果大师呢？”

古白龙哈哈一笑道：“那只是我的一个化身。我以真面目出现了，他自然用不着再在人世了！”

夏侯杰厉声道：“你把苦果大师杀了？”

风无向立刻道：“夏侯兄！他就是苦果和尚……”

夏侯杰摇头道：“不！苦果大师另有其人。而且我相信在泰山剑会的时候，我见到的才是真正的苦果大师，直到泰山武当院中，他才易容出现。”

古白龙一呆道：“难道我的化装术有了破绽吗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没有！你装得非常像，甚至于连声音也学得

差不多，当时我想不到这一点，所以未曾注意。”

古白龙笑道：“你现在又怎么想到了呢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我与苦果大师交谈过多次，假如是他本人的声音，我应该一听就能辨别出来，而我进门后，跟你谈了半天的话，只觉得你的声音很熟，却听不出是谁，后来我才想起你的声音像苦果大师，所以才引起我的错觉，也因此判断出你绝不是苦果大师。”

古白龙摇摇头道：“牵强！牵强！”

夏侯杰道：“的确是牵强一点，可是我还有一个更明确的证据，我在黄山求取情剑时，只与苦果大师一人接谈过，他那时为‘忧愁仙子’守墓，对‘忧愁仙子’充满了尊敬之诚，这种诚意是无法假装的。”

古白龙道：“我后来并没有谈到赵景云呀！”

夏侯杰道：“是的！可是你从北海邀请北海四异前来是为对付忧愁仙子的。”

古白龙忍不住道：“不错，想不到你这小子居然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了情剑，害我扑了个空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你与‘忧愁仙子’究竟有什么过不去的？”

古白龙沉声道：“这不要你管，你还是说你的。”

夏侯杰略加思索道：“你邀北海四异时，把‘忧愁仙子’说成了一个淫妇！”

古白龙怒声道：“她当然是个淫妇，难道她在中原的所作所为，还不够资格称为淫妇吗？”

夏侯杰庄容道：“‘忧愁仙子’也许杀孽过重，但绝不是淫妇。她在中原守身如玉，而且所杀的，是那些存心不良意图冒犯她的好色之徒。”

古白龙厉声道：“以色身诱人入彀而杀之，这是淫妇加上恶妇的行径！”

夏侯杰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与赵仙子结怨的，但是淫妇二字，绝不会出自苦果大师之口！”

古白龙哼道：“那个老秃驴的嘴巴真够硬的，我问他赵景云的下落，他竟咬紧了牙关不作声！”

夏侯杰神容一震道：“所以你杀死了他！”

古白龙冷笑道：“没那么容易！我非要让他招出赵景云的下落后才会让他痛痛快快地一死！”

夏侯杰一叹道：“那恐怕不可能的！”

古白龙大声道：“在我万里追魂的手中，没有不可能的事，你不妨等着瞧吧！”

风无向却微怔道：“他既然不是真的苦果大师，怎么今日自称贫衲呢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他为了要乔装苦果大师来骗我们，自然要学苦果大师的口吻，养成了习惯后才不会露出破绽，由于时间过短，这个习惯一时无法改过来，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，而且今天我假如不揭穿这件事，恐怕他以后还想利用苦果大师的身份跟我见面！所以他还不想更改这个习惯，万里追魂，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古白龙神奇地一笑道：“对！很对！我奇怪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！”

夏侯杰道：“因为你今天蒙面见我的原故。以前我们并没有见过面，你也没有对我隐藏的的必要，除非你是怕我认出你脸上的特点，以后化装别人时容易露出破绽！”

古白龙冷笑道：“你说得真好，可就是把我看得太简单

了！我若是想化装成任何一个人，也绝不会有什么破绽的！”

夏侯杰道：“今后不管你化装成什么样子，即使是我从未见过的，我也能把你认出来！”

古白龙神色一动道：“你真有这个把握吗？”

夏侯杰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除非你挖掉我的双目使我变成一个瞎子！”

经他这一说，大家都注意到了，古白龙的一双眼的确异于常人，他目中那种慑人的寒光是天生的。因为他的眸子是蓝的，蓝森森的光给人一种不寒自栗的感觉！

古白龙怔了半天才阴沉地道：“夏侯杰，本来我还想留下你一条命作别的用处，现在我必须杀了你！”

夏侯杰泰然地道：“你不必妄想从我身上将赵仙子引出来，因此你也不必再留下我的性命！”

古白龙大叫道：“你怎么又知道了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因为我没有别的原因可为你用！”

古白龙厉声道：“不错！你说得完全对，可是这样一来，我倒是又改变主意了。赵景云肯把情剑与她的武功倾囊传给你，就是看中你这份过人的才资，我假如在你身上用点手腕，倒要看她是否能真的沉住气不闻不问！”

夏侯杰也沉声道：“没有用的。赵仙子把一切都交给我，就是作了谢绝人世的打算！”

古白龙冷笑道：“空口说白话是没有用的，我们等着瞧吧！不过你可以放心今天不会死了！”

夏侯杰淡淡地道：“我今天也没想到会死！”

古白龙瞪了他一眼，闭口不言，苏牧这时忍不住叫了起来道：“杜大姊！现在已经证明这古白龙是个大骗子了，我们

还要帮他吗？”

古白龙一笑道：“苏兄！我并没有骗你们。我答应你们的酬劳不是已经交给杜女侠了吗？”

苏牧大叫道：“可是这……”

杜素之冷冷地道：“你少开口！”

萧近化也道：“苏兄，北海四异以杜大姊为首，我们一切都听她的。你不要表示意见！”

苏牧正待出声反对，他背后的吴奎忽然一掌拍在他的肩上海道：“老苏，你就少说一句！”

苏牧嘴才张开，不但发不出一点声音，连嘴也合不拢了，眼睛呆呆地瞪得老大。古白龙笑道：“吴兄这震气闭穴的手法当不愧为一绝！”

吴奎笑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这是兄弟在北海捕兽时想出来的笨办法，兄弟收获太多时，带也带不走，留下又怕被别的野兽偷吃掉了，就来上这么一掌，震昏它们的神智，然后就可以牵着它们，乖乖地跟着走了！”

古白龙笑道：“这套功夫太有用了，暇时希望能与吴兄切磋一番，让兄弟也多一手技艺！”

杜素之道：“可以！北海四异做事情向来都有条件的，只要条件谈得拢任何事都可以商量！”

古白龙道：“杜女侠快人快语，等一下我们再谈！”

银燕林芳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见他们谈话告一段落，连忙问道：“侠王，这个姓风的没有留下的价值吧！”

古白龙道：“嗯！不过你们对付得了吗？”

林芳道：“即使他知道了透骨针的名称，也绝对不会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在下想来不会成问题！”